

贺捷生 / 著



Father's Snow Mountain Mother's Grassland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Father's Snow Mountain Mother's Grassland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

贺捷生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初次来到这个世界，恐怕没有谁比我听到了更多的马蹄声；没有谁像我那样整日整夜地枕着马蹄声入眠。更没有谁像我那样，每天等待着那串马蹄声的响起，就像等待日出和日落……





贺捷生，祖籍湖南省桑植县。少将军衔。高级军事科学研究员。著名军旅作家。1935年11月1日出生，在襁褓中跟随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全程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青海、中国革命博物馆、基建工程兵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曾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副部长、部长，参与主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出版工作，历时十余年，十卷本长达1500万字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陆续出版发行，荣获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发表许多文学作品，多部剧本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先后荣获全国报刊优秀新闻作品金奖、《中国作家》年度优秀作品大奖、《解放军报》首届长征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散文《热血还在奔流》被列入2011年全国散文排行榜。

賀捷生

简介



感谢生活，感谢命运，它们让我经历了那么多，那么曲折和独特。这其中有苦难，有艰辛，有郁悒，有悲伤；有绚丽和繁华，也有黯淡和零落。同时，还得感谢命运给了我一支笔，它让我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诉说的欲望。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见证人，一代俊杰和风流的目击者，朋友们每次见到我，都说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部书。

信仰的力量(自序)

三年前，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作者是部队的一名将军，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并想起了许多与理想和信仰有关的往事。

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得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他的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即像丛林里的动物那样弱肉强食，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在网上，竟然有许多帖子对这种论点表示赞同。我在读到《讲坛随笔》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五十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充满向上的活力。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

信仰变得多元，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讲坛随笔》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理想和信仰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已经不值一提了。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也会走向沉沦和没落。同时，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也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讲坛随笔》一书在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六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七十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两千零五十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多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2009年和2012年，为上天子山给父亲扫墓和缅怀牺牲在三湘大地上的无数英烈，我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先后两次回到故乡，重访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满目青山中，埋着许多与我的家族有着亲密联系的前辈和亲朋，沿路我想了很多很

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五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的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四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五月的一次作战中，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中，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三十岁的女红军最后用了极刑，我四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两人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五百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之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桑植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一次就被杀害八十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正如那位将军在《讲坛随笔》中说的，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九十多多年前，为什么能像雄

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要知道，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近几年，央视播出了《恰同学少年》、《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一批好作品。国家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不断地被激活。从这一点出发，我用了三年时间，苦心写作这本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就是想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精神信仰的行列。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因为精神信仰的薪火，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2年12月12日 北京木樨地

001 自序 信仰的力量

卷一 苍 茫

003 回到芭茅溪
018 父亲的忠诚
025 虫声唧唧不堪闻
034 途经香港那串足迹
044 木黄，木黄，木色苍黄
066 远去的马蹄声
086 不能遗忘的小镇
109 我和大武有个约会
120 在歌声中寻觅
132 去看一棵大树
142 梦萦伊犁河谷

目 录

卷二 血 亲

- 161 外公在母亲心中
- 188 啊，遥远的桥
- 206 在围场骑马挎枪
- 223 我们的瞎子哥

卷三 怀 想

- 241 以女儿的名义
- 249 爱在青山绿水间
- 264 钢铁将军贺炳炎
- 276 五台山那些神奇往事

- 285 寂寞英烈周成荣
293 像黄金那样纯粹
303 《星火燎原》，永远辉煌

卷四 童 眸

- 315 鸿蒙初开的日子
328 兰姐的逝水流年
336 庭院深深深几许……
366 乾州那条石板路
377 逃离雅丽山

403 后记 追溯着，倾诉着，快乐着

卷一 苍 茫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他，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地跋涉和寻找去读他。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共产党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1916年2月，当他带领十二个弟兄端了芭茅溪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后，一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绶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邦……”

回到芭茅溪

昨夜，我又回到了芭茅溪。在这个我反复做过的梦中，我还像三十六年前那么年轻，那么脚步匆匆，归心似箭。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山路，也依然像从前那么曲曲弯弯，起起伏伏，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如同画在白纸上的一道随时可以被擦去的印记。山路的一边是高高的悬崖，由于南方多雨，头顶上的岩石无论凸出来还是凹进去，都湿漉漉的，长着苍翠的青苔；山路的另一边，是万丈峡谷，深不可测。正值大雪纷飞，放眼望过去，漫天乌突突的，崇山峻岭间一片苍茫。山岭上的树木却不屈不挠，纷纷从苍茫中挣脱出来，彼此摇落身上的积雪，顽强地显露出生命的绿色。最倔犟，最让人震惊的，是那些芭茅草，在春夏时节，它们无边无际，茎粗叶阔，长得比人还高，巴掌宽硕长的叶片上布满锋利的芒刺；寒冬到来，虽然在一片片枯黄和凋败，但它们却痴心不改，继续以无处不在的阵势，用生命力最旺盛时的坚韧和挺拔，骄傲地伫立在茫茫的积雪中；怆然插向空中的叶子，宁愿被折断，也不愿被压弯；凛冽的风从远山吹来，成片成片的枯叶在风中摇晃，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如同一个伤痕累累的军团，擦干血迹，咽下悲伤，又要整装待发。

在北方生活已久，我是见过雪的。三十六年前走在这条被白雪覆盖的山道上，我初次投向这片土地的目光，我那颗荒凉的心，一下便被漫山遍野顽强挺立的这些芭茅草，被这些凶猛的刀砍不尽火烧不绝

的山地野生植物，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塞满了。看到它们不亢不卑，生生不息，一副傲对苍天的模样，我热血沸腾，顿时感到无比亲切，内心升起一股难言的愧疚感。我真想走到它们面前，伏下身去，把它们一丛一丛抱在怀里，对它们说出我的渴望，我对这片土地万劫不复的眷恋，哪怕被它们锋利的叶片割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我不知道当我走进它们的深处，当我看见那几间被芭茅草簇拥着的房屋时，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就这样踏着漫天皆白的雪野往前走，或者说往前扑。记得那时候我真是年轻啊，刚过四十岁，但却感到疲惫不堪，两只脚像踩在深深的烂泥里，瘦弱的身子仿佛被岁月掏空了。在崎岖并寒冷的山道上奔走，就像一片枯干的叶子在山峦中随风飘荡。因为我几十年走过的路，实在是太曲折，太迢遥了，走得跌跌撞撞，苦辣酸甜。你想啊，出生才几天就被父母时而揣在怀里，时而放在竹背篓里，跟随他们去长征；到了延安，水土还没有适应过来，又被他们送回湘西老家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解放后，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找到我，接回身边，接着便上学，当兵，连个恶补亲情的机会都没有；大学还未毕业，便被派到青海去写民族史，但刚着手收集和整理资料，十年动乱又开始了：父母在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我和我的家人被迫跟着含冤负辱。三十四岁正当而立之年，天塌了，作为共和国元帅的父亲抱恨而去。哦，几十年的日子就这样颠颠倒倒，漂泊不定，弄得家破人亡，不堪回首。

三十六年前是什么年代？1975年！当时昏天黑地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含冤去世的父亲离伸张正义还遥遥无期。为此我咬紧牙关，忍住泪水，把能上说话的老帅、将军和要害部门的前辈，都找遍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著名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举荐，我从西北调回到了北京，然后几经周折，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因为我是学历史的，现在有了言正名顺的调研和宣传革命史的任务。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党史中诸多重要人物的政治清白，